



试论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作者: 杨甫旺 发布时间: 2008-12-14 10:50 原文出处: 毕节学院学报

摘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 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 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关键词: 彝族文化学; 学科特征; 理论建设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 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 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目前,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 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 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 影响尤大, 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 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 曾指出: “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 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 [1] 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 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 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 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 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 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 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 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 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 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 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 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 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2] “一般说来,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 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 [3]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 [4] 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5]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 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 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6]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 而不仅仅是民族, 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 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 [7] 基于以上的认识, 我们可以说, 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 宏观上来说, 二者同为一体, 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 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 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 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 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而民族文化的产生, 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 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 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 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 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 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 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

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料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为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

族文化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好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 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亨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3) 学科研究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及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客观上也带来了学科研究的复合性。一方面,彝族文化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诸如彝族的历史、语言、经济、社会、宗教、政治、文学、哲学、民俗,不能靠单一门类学科,它需要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进行多元学科交叉、立体研究,这样才能对彝族文化学有个整体、系统的研究、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也在彝族文化学中得到了交叉应用,如历史比较法、文化比较法、参证研究法、田野调查法等。同时,研究主体的复合性,本身就把学科多元性、研究方法多元性合二为一,集中在研究者的能动性研究中,体现在彝族文化学的研究成果之中。文明是多元的,没有一种文化是纯净的,只有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主体、客体、学科实现了多元化,才能使彝族文化学生生不息、发展繁荣。彝族文化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在以后的发展中将会得到更深刻的昭示。

参考文献

- [1]钟敬文. 建立20世纪中国民俗学派[A]. 中国民俗学经典[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76
- [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321
- [3]杨堃. 民族学概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1
- [4]杨群. 民族学概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5
- [5]黄惠琨. 中国民族学应转向对文化的研究[A]. 祭坛就是文坛[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87
- [6]江应梁. 民族学在云南[J]. 民族研究, 1981, (1).
- [7]钟年. 我国民族学应转向对文化的研究[J]. 民族学通讯. 1987 (58).
- [8]刘鸿武. 守望精神家园——人文科学论纲[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2.

作者通联

杨甫旺(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 675000)

- [试论彝族古代诗理论的立象取比特征](#)
- [试论文化传播论对教育的启示](#)
- [试论彝族社会传统教育的形式](#)
- [试论少数民族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 [试论彝族社会传统教育的形式](#)